

資本家顧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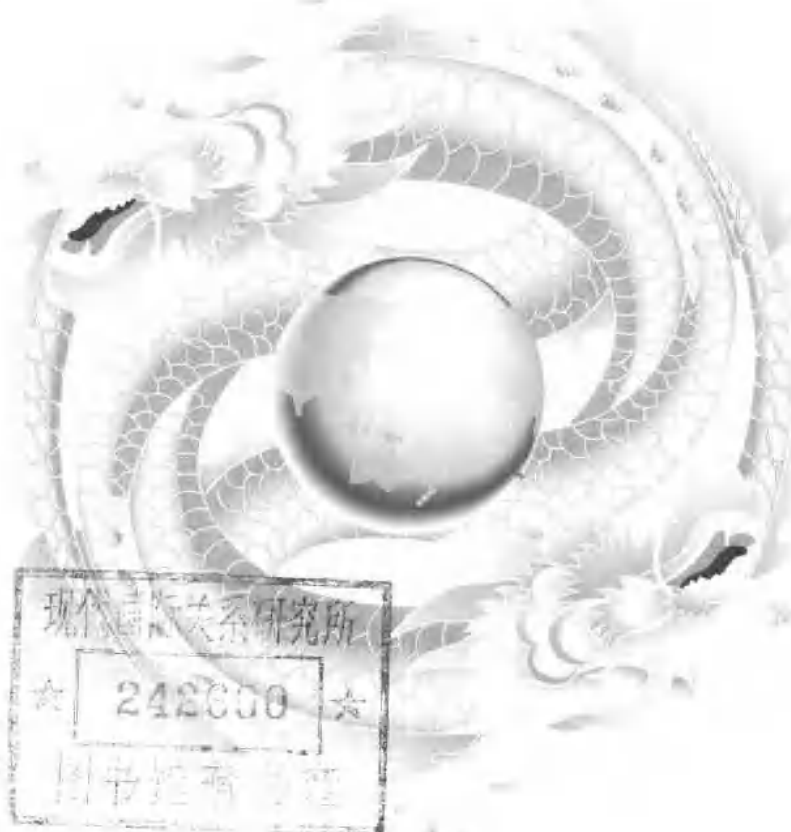
世界華人富豪列傳



111
547

世界華人富豪列傳

5
1
022
1



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

HS

書名：世界華人富豪列傳

作者：《Forbes資本家》編輯部

設計：林俊傑

出版：三思傳播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二號百樂門大廈七樓 896 8888

勤十緣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益新工業大廈十八樓 A、B 座 516 9022

發行：勤十緣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印刷：日昇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九二年十月

定價：每本港幣五十四元正

ISBN：962-447-190-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中國人的韌力、勤勞譽世知名，這在旅居海外的華人中尤其顯著，他們在異地捫扎求全，至落葉歸根，期間所走過的路，絕不平坦。

這本《世界華人富豪列傳》內載的全屬亞洲區的富豪。部分是早年移居海外，從零開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基業的。像印尼的林紹良、吳家熊，馬來西亞的駱文秀及菲律賓的呂氏家族。也有在當地出生的第二代華僑，被送返故鄉後再回到出生地發展的，像泰國的黃子明及陳弼臣。至於較年輕的李石成及鍾廷森，則是上生上長的華裔，繼承家族事業後再發揚光大。而榮智健在內地移居香港不到十年，便已累積過億財富，更成為駐港中資機構的首腦。

這些富豪憑着勤與信、過人的膽識及遠見，再配合時勢，終成為一業之王，他們的經驗、處世態度，或許會給你一點啟示。

目錄

香港

榮智健

1

印尼

林紹良

27

泰國

陳弼臣

59

黃子明家族

85

李石成

121

馬來西亞

駱文秀

133

鍾廷森

145

菲律賓

呂氏家族

153

香港

榮智健



身為駐港中資機構中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的榮智健，一直以資本家自居。而事實上，這位系出豪門的企業家在加入中信之前，已憑個人的投資，成為億萬富翁。





北京中信董事長榮毅仁。



榮智健表示他本人和香港中信都已跟香港的命運連在一起。

顯赫榮家

在兩個半小時的訪問裏，榮智健的坦白與直率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從來沒有一位香港中資機構的主腦肯那樣詳細地講述自己的生平與公司的業務。固然，榮智健的地位是特殊的。正如他自己強調，他在一九七八年赴港後，已經成為香港的居民，但在香港中信的身分是僱員，不是派來的幹部。而且，也許除了前光大集團董事長王光英之外，沒有另一位中資機構的主腦會像他那樣公開地以身為資產階級、資本家而自豪。對於批評他在香港生活太「布爾喬亞」的言論，榮坦言：「我不在乎，我本來就是資產階級嘛！」事實上，他不但出身於豪門，而且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赫、最重要的企業家族之一。也因此，提到榮智健，有些人會以為他在香港中信裏的地位，全憑他父親、北京中信董事長榮毅仁的關係。關係當然是有的，一家中資公司不會隨便找個外人當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自己也承認，香港中信的一些大投資之所以能夠得到北京的批准，榮毅仁是有一定的助力的。可是，從下文中可以看出，榮智健在加入中信之前，已經是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商人。

儘管如此，儘管他現在經營的已不再是家族事業，要了解他的背景，必須從他祖父榮德生與父親榮毅仁說起。

據某史家稱：「中國實業者，必曰南通、無錫……而無錫者必及榮氏兄弟。」在清末「實業救

國」的熱潮中，榮智健的祖父榮德生（一八七五至一九五二）與其兄榮宗敬（一八七三至一九三八）在一九零一年，以六千元的資本，與友合伙開辦小麵粉廠；四年後再參加創立一家紗廠。他們初時資本有限，只能租用廠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機器。可是，他們能夠把盈利都用於擴充設備或增設新廠之上，而且又重視人材的吸收與培養，到了二十年代，他們的茂新和福新麵粉公司已擁有十二家廠房，規模、技術設備與產品都為全國之冠。十年後，他們的中新紡織公司亦成為全國最大的紡織集團。據中國大陸的學者統計，榮氏企業集團（又稱三新集團）在抗戰前夕，資本額逾二千萬元，是民國史上最龐大的民族資本。

抗戰爆發後，榮宗敬與家人避居香港，並於翌年病逝。從這時起以迄一九四九年，榮氏集團的部資金與設備因一些家族成員及主要股東的外遷而外流至香港、巴西、菲律賓、泰國等地。但榮德生與兒子榮毅仁決定留下，並阻止其他股東把工廠設備外遷。

榮德生在四九年後曾任中國大陸政協全國委員等職，五二年病逝，家族事業由榮毅仁接掌。一九五六年，榮家的企業全部公私合營化，榮毅仁得到當時北京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推薦，被委任上海市副市長；後於五九年赴北京出任紡織工業副部長。在文革時期，榮家自然受到打擊。

一九七九年，榮毅仁在鄧小平的鼓勵下，重新步入商界，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直屬國務院，也即是香港中信的母公司。目前，榮毅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工商聯合會主席，

還盛傳他曾出任副總理的職位。因此，榮智健可以說是「很有背景」的。

下鄉勞動

榮智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生於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兒子，上有兩姊、下有兩妹。「我是獨子，所以小時候是寶貝一點。那時講是講男女平等，但我看我們家裏還是有點重男輕女的，尤其是我母親，父親倒沒有怎樣寵我。」

在四九年之前，榮家跟其他傳統的中國大家庭一樣，幾房人住在一起。「祖父身旁就只有我一個男孫，我每天從中西小學下課回家後，他有空就親自教我讀古書。我還記得，他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內一明』字給我反覆講解，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曾跟我說，他小時候生活很艱苦，要為鄰近的人家挑送熱水，賺幾個銅板幫補家計，十幾歲時在錢莊裏當學徒，後來才靠辦工廠，建立起榮家的事業來。他常以自己的經歷來鼓勵我，教導我一個人必須努力奮鬥才能事業有成。」

榮智健在南洋模範中學畢業之後，適值父親被調到北京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他就考入了天津大學電機工程系。「我小時候，在家中有時也聽到祖父和父親等談到他們經商、辦廠的經歷。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又是整風反右，又是三反五反，人們都覺得做生意、當資本家是最壞的事情，我哪裏

會想到日後會步祖父和父親的後塵，也沒有想過當官，我非黨非團（共青團），出身又不好嘛。那時候，跟現在中國大陸流行唸經濟、社會科學不一樣，年輕人的志願大都是當工程師。我唸中學時比較喜歡電機，大學就選了這一科。」

「可是，大學第一年我幾乎沒有上過課！當時我是職業棒球手，打外場游擊（Shortstop of outfield）的位置，先後代表上海隊和天津隊參加了兩次全國比賽，一天要練習六至八個小時。」

當時，榮氏的企業已全部公私合營化，但儘管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令大陸的經濟大亂，榮家的家境仍是相當富裕的。榮智健自己並不諱言，他在青少年時代過的是特權階級的生活。「我們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業，家裏有多個傭人和中、西菜廚師。父親出入乘坐Buick或Cadillac，五七年時換為平治三百型。我自己的第一輛汽車是紅色、皮座的開蓬英國Singer型跑車。當時在國外的親戚都說，我們在上海的生活並不比在國外的他們差，也許還要好一點！到了六十年代初，家境才起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我在七八年到香港之後，生活上並沒有甚麼適應的問題。我向來就是如此的，生活方式跟國內的大多數人不一樣，也不可能人人都按一個方式去生活吧？」

「在天津大學的時候，生活比在家裏的時候要艱苦、嚴格得多。可是，你有條件，可以請大伙兒吃飯，上周家市場吃頓排骨，雖然貴一點，只要有錢，還是可以吃得到的。因此，我當時的地位還是有點超然的。」

「六三年大學畢業之後，我本來是可以留在北京，找份差事。可是，父親認為我年紀還輕，應該到遠一點、苦一點的地方去實幹一下，鍛煉一年。誰知道一年之後，文革就發生了，一苦就苦了八年！」

一九六五年，榮智健隻身跑到遼寧省長白山區的一個水電站去實習。翌年，文革爆發，他被下放到位於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一龍嘴水電站去接受勞動教育。「說是說做技術工作，實際上卻是很艱苦的體力勞動：抬路軌、大石頭、背七十五公斤重的燒焊用氧氣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裝高壓電纜……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紅苕的地瓜（即山芋）。我們是知識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審查中，頭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勞動都有人看管。」

榮在那個「荒山野嶺、連在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地方」前後默了接近八年。回想當時的情況，榮說：「誰都不想再過那八年的日子，我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國人會有這種遭遇。不過，現在想起來，當日的經歷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當時我在中國最困苦的地方之一，接觸到下層的羣眾，令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認識得更廣、更深入。以前家裏條件好，父母又寶貝，周圍的人都只會捧你，現在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我明白過來，從前的那些都是虛的，面對真實的世界，自己幾乎是一無所能、一無所知。從前以為自己高高在上，但人家把你一推搡，你就應聲而倒。因此，經過那八年，我的性格變得更堅強，也更能明辨是非，這對於我後來的生活、現在做事都有好處。這樣說，也許是有點阿Q。」

精神作祟吧？」

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後，榮於翌年返回北京，參加清華大學電機機系的華北電力系統穩定研究。一九七六年，唐山發生大地震，榮與其他電力工程師被派到當地搶救供電系統。「當時地震還未完，我們在上搭蓬帳露宿，打了防疫針才到災區進行搶救電網作業。那次死了幾十萬人，比原子戰爭還要厲害。目睹屍骸遍野，對我是一場刻骨難忘的教育。中國人真是苦，多災多難。」

南下發展

榮智健沒有透露他結婚的日期，但他的兒子是在一九六九年出生的。換言之，他與妻子任順彌應該是文革前夕或期間結為伴侶的。在他返回北京後的翌年，家中又添了一個女兒。可是，一九七八年六月，他暫把妻兒留在北京家中，自己孤身南下香港。「那是我個人的決定。當時國內的政治比較開放，讓人民出外探親。我有兩個堂弟在香港經營電子生意，就決定出來闖闖。」不過，他拿的是「單程探親」的簽證，等於是「移民」香港。因此，他出來是似乎已懷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要在香港定居下來。

「初時香港的親戚問我要不要到外國去進修。我想，自己已經三十多歲了，學問本來就不高，英文又蹩腳，還去讀甚麼書？乾脆做生意好了。」

「父親在香港還剩下一些資產，大都是紡織廠的股份，例如九龍紗廠、南洋紗廠等。算起來，其實所值無幾，但三十年來沒有動用過那些股份的股息，因此而積下了一筆錢，用作投資，還是綽綽有餘的。」

榮智健就憑着這筆本錢，與堂弟榮智鑫和榮智謙合資在新界大埔開辦了愛卡（Eicap）電子廠，最初產品包括電容器、電子手錶和玩具等，後交轉以生產集成電路和電腦隨機存取存儲器（RAM）為主。一初時，我佔股本的三分之一，後來工廠賺了錢，我把個人分到的利潤再投資進去，令我所佔的股權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前前後後總共投資了一百多萬港元。」

「工廠開辦時就由我出任總經理，但我經常都在工廠裏，很快就熟識了那兒的工人和生產情況。對於搞過電力工程的人來說，一家電子廠的生產程序並不複雜，機器都是死的嘛。當時我覺得最困難的，倒是市場的開拓、財務的安排，還有人際關係的處理。」

「我對國內的電子產品市場頗熟識，可以把產品賣進去，所以愛卡的業務續有發展，又不斷投資在設備和產品研製上，能夠生產二微米六十四K的隨機存取存儲器。前幾年，我們的工廠被美國Felicco公司以一千二百萬美元收購，現在成為美、台合資企業。」

榮智健說他佔愛卡六成股權。因此，出售該公司時，他個人得到七百二十萬美元，即五千六百一十六萬港元，也即是他投資（一百多萬）的五十六倍有多。

不過，榮指出：「現在我想我是不會再回頭去搞工廠的了。開工廠，必須不斷再投資在設備廠房上。我當年搞的集成電路生產，一方面有技術和市場的限制，要講技術研究，又始終比不上美國等的企業。即使以目前的情況而言，香港要搞這類高科技工業，在市場競爭上仍是有局限的。」

「作為一個生意人，我常年最大的成功不是愛卡，而是八二年用從愛卡賺到的錢在美國搞的一項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那年，他與原本在IBM工作的幾名工程師合作在加州聖荷西（San Jose）合資創辦California Automate Design Incorporated）（加州自動設計公司，簡稱CADI）。「那是美國第一家專門從事電腦輔助設計（CAD）軟件的公司，我的搭檔如Michael Feuer、林銘博士（譯音：Dr. Ming Lam）都是這方面數一數二的人材，CADI的業務就由他們負責，我則仍在香港經營愛卡。最初的投資，包括貸款在內，大約是二百多萬美元，我個人佔百分之六十。這公司一直在盈利：到了一九八三年底，被家生產電腦設計硬件的公司——Mentor Graphics收購了百分之二十八，翌年並合併上市，成為美國第一家上市的電腦輔助設計設備廠商，原來的二百多萬美元投資一下子增加了四十倍。這家公司能在成立兩年之後上市，或多或少是靠運氣。不過，在美國經營一家上市公司並不簡單，而且我當時還